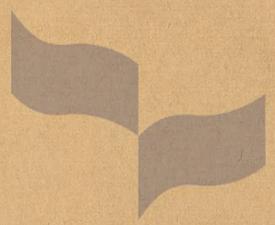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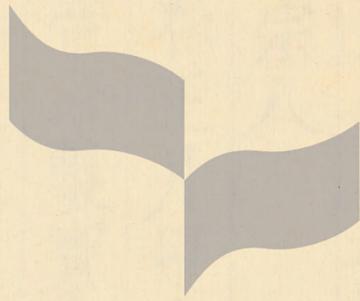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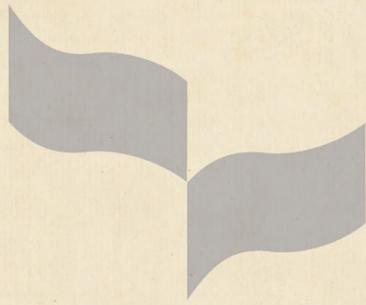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四

宋紀五十四

起戊戌至庚子凡三年

徽宗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作定命寶成初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大慶殿受賀肆赦 庚戌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美風

左丞王黼

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
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
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
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爲御史中丞黼欲京
專國遂䟽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
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爲戶部尚
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爲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庚子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
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

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
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賫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
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
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
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吊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
金好自此始以蔡京子儻爲宣和殿待制儻選尚
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儻始三月戊申賜禮部
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
第一帝不欲皇子先多士遂以王昂易之夏四月
己卯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堂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子以

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鄧洵武為特進 八月

甲寅以童貫為太保 辛酉詔班御註道德經 九

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屋

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

衆 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

博士二員 庚寅薛昂罷以白時中為門下侍郎王

黼為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 辛

丑鄭居中罷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閏月丙子詔

周柴氏後已封崇公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議郎

呂克

門下侍郎白時中

中書侍郎王黼

左丞馮熙載

右丞范致虛

居中免

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
見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十一月己酉
朔改元大赦辛亥日中有黑子 安堯臣上言陛下
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譎士效忠而儉人乃誤
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
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
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
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
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
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

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
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
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
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
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
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
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
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
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
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

言路久壅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後竟爲姦謀所奪
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十二月己丑
置裕民局尋罷之 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春正月壬子進封皇子樞肅王杞景王

乙卯詔更寺院爲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
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
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
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丁巳
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覲持國
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

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
賚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
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
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
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
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
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
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
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
不樂戊午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黼賜第城

少得太宰余深
少宰王黼

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
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
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盡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
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
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
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帝躬
耕籍田 占城入貢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
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
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
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

侵擾至是封為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二月庚辰

改元易宣和殿為保和殿戊戌以鄧洵武為少保

三月庚戌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 己未以馮

鼎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

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殿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

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

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

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

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

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

中書侍郎馮鼎載

左丞范致虛

右丞張邦昌

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
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
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荅
贊謨如遼迺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
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
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童貫使熙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疆遣
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
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
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

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
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
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
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
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
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
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
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路所築城
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 夏
四月丙子朔日食 劉法旣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

賞者數百人。五月壬申，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圖。是月，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更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爲致虛觀。

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己亥夏人遣使
納款詔童貫罷兵 秋七月甲寅以童貫爲太傅夏
人之納款也童貫因關右旣困寔諷之使來及夏遣
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
迫館伴疆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賈炎得而上之
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
相貫爲媪相 八月丁酉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
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
異會母喪去位竟不起復 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
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

致虛免

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
行之後複製女真小字謂各神所製爲大字云 九
月道德院坐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
儵脩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儻尚帝女茂德帝姬家
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
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
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酌而肯從稚子
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
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
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

中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十一月戊辰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時朱勔

左丞張邦昌
右丞王安中

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詔
放歸田里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
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
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
小輦出入厓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
有忌今乃談以爲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
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
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
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少寬衛

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諺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
於盜哉况今蚩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
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
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
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
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
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爲
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䟽出示宰臣令赴都
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
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

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
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
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
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
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
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
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
秘書郎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
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張舜民在諫
垣薦之得荊州教授至是蔡京求善訓子弟者福州

進士張翬適到部京族子以翬薦翬再三辭不獲遂
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翬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
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
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
翬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發必先至而家
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
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
見翬深與傾倒翬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
歛容問善後之策翬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
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列內外以分理庶

務或猶可及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會路允
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
秘書郎時入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
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
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
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
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

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上首肯之。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

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
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
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
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
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乙亥遣趙良嗣
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
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
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
雲之地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
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冊

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
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
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
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
千鎮守闔毋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
月丁巳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編管池州
是月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
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
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
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

京免

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
已闔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
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六月戊寅
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
子攸權勢旣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
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
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珍視狀曰大人脉
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
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
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

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丁亥罷禮制及他局五十八
所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爲僧 秋七月壬子詔文
臣非邊防不起復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
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
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
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
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
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
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當
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

歲幣同遼是一遼而一遼也
也何利焉

之數同于遼仍約母聽契丹講和 九月癸亥以余
深爲少傅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加內侍梁師成太
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
傳上旨致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
東節度使遂加大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
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
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
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
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
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儔

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黜污，多寘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織局至數千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末，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

深免

少保太宰王黼

劬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劬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劬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師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恊良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十一月己亥余深罷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庚戌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

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
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南
攻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
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
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腸
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
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
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
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

來使不至滋蔓帝得䟽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
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
番漢兵十五萬討之是歲真臘入貢真臘一名占
臘在占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十里有戰象二十萬政
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主金哀賓
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浙江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五

起辛丑至壬寅凡二年

徽宗九

洵武卒

宣和三年春正月壬寅鄧洵武卒洵武字子常成都雙流人綰之子也鄧氏自綰舉禮部進士第一挾此以動縉紳至洵武亦第進士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

象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
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
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
悅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
而死賊屠其城二月庚午趙震坐棄杭州貶徙吉
陽軍臣僚言方田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一付之
胥吏任情增減遂詔罷方田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
招誘歸業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甲戌降詔招
撫方臘乙酉罷州縣學三舍法及宗學辟雍諸路
提舉學士官是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以

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莫敢
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
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
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
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
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
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
擒其副賊江乃降方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
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
九千賊還據杭州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初遼

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次
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
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踈斥
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
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
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
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附馬
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
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
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

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蕭奉
先奉先視吾輩茂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爲
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
即給曰追不及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
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
以俟師期童貫譚禎追擊方臘前鋒至清河堰水
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青溪幫源
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
繼至盡復所陷城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六百餘
人及第出身詔梁師成鄧宏曹組赴殿試賜同進士

出身 夏四月童貫等合兵擊方臘于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僇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時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世忠之功以爲己功 是月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五月戊戌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癸亥安置御史中丞陳

領樞密鄭居中

過庭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
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
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
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
責黃州安置是月大蝗圖閏月甲戌復置應奉司方
臘既平王黼言於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
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
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
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
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江浙郡縣殘燬而茶

鹽比較之法如故許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東路權免茶鹽比較朝廷旣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

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埽

秋七月丁亥廢新置州軍先是夔峽廣南邊臣開納

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
爲病乃廢純滋祥亨祺溱承播思隆允孚十二州及
熙寧遵義二軍或爲縣或爲堡寨 戊子童貫等俘
方臘以獻 是月黑青見于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
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
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推倒
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
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
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
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

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亦入人家爲患所至諠然
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惡
者二年乃息 八月乙巳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
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
韓世忠之功爲辛興宗所掠賞不及世忠荆帥楊惟
忠還闕直其事轉世忠爲承節郎 九月丙寅以王
黼爲少傅鄭居中爲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
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
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
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

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
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
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
爲觀察使至是戢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
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
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
盡括爲公田訐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
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
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
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

麟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
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
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
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
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論曰王人雖微
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書法也時至春秋周室已微
諸侯各國其國而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仲尼傷之
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會書盟書征伐必先王人而
次諸侯此其大義蓋有在也若其盛時周公治內召
公治外均爲寮案百辟羣后同爲王人唯視爵以爲

熙載免

中書侍郎張邦昌

左丞王安石

右丞李邦彥

等差曷嘗以內外爲輕重哉漢唐以來雖一統之時已漸不知此義及梁師成之言一出益重內輕外自分彼此而春秋之義日晦矣冬十月甲寅詔自今賊吏獄具論決勿貸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石中李邦彥爲尚書左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壬午張商英卒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舉

進士歷至輔相詭譎觀望隨時變遷迎合上意初黨
蔡京以進既而衆共惡京遂與京異是月金侵遼
中京初耶律余覲奔金金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主
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
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
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
幹离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覲爲鄉導以趨遼中
京大定府十二月辛卯朔日中有黑子自崇寧三
年至此凡五見壬子進封子構康王模祁王
四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爲少保梁師成爲開府儀

同三師

癸酉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

鴛鴦樂余覩引婁宿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
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幹
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
覩自回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幹事覺遼主
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
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
勸敖盧幹亡敖盧幹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
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
盧幹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

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
自鴛鴦灤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二月陳瓘
卒于楚州瓘字瑩中南劍州人舉進士甲科歷任監
察御史以言事謫管勾太平觀或問游酢以當今可
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
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
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
下代不乏人但時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
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
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

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
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
城灤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
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
遼主遂趨白水灤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
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
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
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
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
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

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
遼人立燕王耶律淳爲帝初遼主之走雲中也留南
府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
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
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
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
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
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
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
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

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
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
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
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
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
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
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
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
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金
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

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
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
皆降金 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爲河北河東路
宣撫使屯兵于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
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爲大
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

既獻歲幣何又許金

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
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
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
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
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
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
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
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
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

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

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
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
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
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
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
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
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
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
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慙
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

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國。彼旣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

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旣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未覩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措以他事。除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祕閣。

又令郡縣訪遺書是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踈以歸阿踈至金金拄杖而釋之 五月乙亥以蔡攸爲

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

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誵計降黃榜及旗述吊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

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
夫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擊敗師道
前軍統制楊可世于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
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于范
村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
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
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
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
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
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

軍致仕。壬寅，以王黼爲少師。是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西、東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西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

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斃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

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婁宿敗之于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秋七月壬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初收經制錢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時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斜也使幹離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

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
幸軍中金主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天漁樂乃自將精
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离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
兼行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
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
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离不曰今追及遼主
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
之數里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
死戰遼主謂幹离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
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离不等遂以騎兵

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幹離不等
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追至烏里
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戊午除
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
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
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
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
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
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
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

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爲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冬十月庚寅改燕京爲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

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
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
願得竒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
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揚可世與
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
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
人諭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
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
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
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

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
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旣言乃
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爲敵
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
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
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
安遠軍承宣使 癸丑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
是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
竒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
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

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
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
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
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
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
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
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
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
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
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

天亡遼矣

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
分三道進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
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石
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
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
入使銀朮可婁宿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
左企弓叅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
劉彥宗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
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
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 壬辰金

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是月萬歲山成
更名曰良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
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
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澄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
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噶噶亭山之西有藥寮西
莊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
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
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
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
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

廳復由嶠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
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
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
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
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
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
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
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
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
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

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勛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旣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梓貯

肉炙梁米翁傲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沫聽其
去來月餘而圃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
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
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
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
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戶部獻今年民數時
天下分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
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
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
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

戶口皆不及。是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相州
湯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
往先遣卒偽爲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任飛遣百
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
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六

起癸卯至甲辰凡二年

徽宗十

宣和五年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

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

奚回鹘保即箭筈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

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

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

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

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

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

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

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遼平州人張鼓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鼓撫安亂者州民推鼓領州事耶律淳死鼓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鼓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鼓狂妄寡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鼓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旣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鼓公弼曰若加兵是趣

左丞李邦彥
右丞趙野

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穀。穀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爲南京，加穀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二月乙酉朔，以李邦彥、趙野爲尚書左右丞。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爲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三月，已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狗犬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

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弔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尊其平

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
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
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
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擁場
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
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
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
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
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
聽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

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
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
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癸巳金人使
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
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
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
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
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乙巳童貫等奏燕
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
日班師時金以幹魯爲都統幹离不副之使襲遼主

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離不
銀朮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
泥濘不能進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
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
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
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
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門爲書招
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
千餘邀戰于白水灤幹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
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

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僞請降于金而兩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幹離不不許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時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北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

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
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
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
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
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
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
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庚申以王黼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癸亥進封童
貫爲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
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

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爲樞密使特母哥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卽官之奚回鹘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

其黨耶律阿古哲等遂殺之。金遣使如夏時幹，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六月丙戌，張穀以平州來歸，時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

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鼓仍稱保大三年盡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鼓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迎

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與至汴以
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
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
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
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
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 乙未
詔今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 戊申鄭居中卒居中
字達夫開封人舉進士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歷官
通顯始蔡京以星變免官居中語帝復用京既而怨
京不援乃復間京向背離合亦惟視利而已謚曰文

正始有愧云 辛亥以蔡攸領樞密院事 秋七月

戊午以梁師成爲少保己未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

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

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禛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

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寧軍 庚午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

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

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

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辛丑命王安中

作復燕雲碑 遼都統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

與郭藥師戰敗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爲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堵灤而殂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骨打弟諱班勃極烈莫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骨打

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
幹本爲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幹本骨打庶長子也
九月金莖阿骨打于海古城西 冬十月雨木冰
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爲帝朮烈興
宗孫也 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穀爲節度使時
金人聞穀叛遣闍母將三千騎來討穀率兵拒之營
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
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丙寅帝幸王
黼第觀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
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

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
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
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詔國子監刊御注冲虛至德
真經南華真經頌之學者 金人以闍母無功而退
乃復使幹离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
將至喜而遠迎幹离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
東鼓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
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
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鼓
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

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
知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
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
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
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
罷詔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
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遼朮烈及蕭
特烈爲亂兵所殺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
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
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

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䟽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又使李靖來告哀

六年春正月上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僧道童行狀出指斥語上怒甚命箠掠炮烙之畧不語亦無痛楚狀竟不知爲何人 置書藝所設生徒

五百人。連南夫如金帛祭。夏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灤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二月己亥帝躬耕籍田。召許景衡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三月己酉朔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

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
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辛巳皇后親蠶京師地
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
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
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爲戶
部侍郎 夏四月丁巳起復李邦彥爲尚書左丞時
邦彥居父喪纔兩月 六月平州都統張敦固出兵
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韓侂不還下
詔招撫閣母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壬子詔以收
復燕雲以來京東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浙

江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
督之期以兩月納足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
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
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甲辰王黼言
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以黼
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遼主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
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如何
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金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
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
乞命于他人邪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

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八月乙卯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應蔚

逐守臣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
 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
 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
 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
 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
 降自往迎之也 壬戌以復燕雲赦天下 九月乙

亥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丁亥以趙野字
 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
 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
 以大不恭論 十一月丙子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

太宰白時中
 少宰李邦彥
 右丞趙野
 右丞宇文粹中
 同知樞密院蔡懋

黼免

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
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
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
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
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棗論黼姦邪專橫
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乙酉罷
應奉司丙戌令尚書省置講議局自蔡京以豐亨豫
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
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
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

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領三省事蔡京

十二月甲辰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旣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耗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帖聶耳語堂吏數十人

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
梠爲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
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
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河北
山東盜起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
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
者衆至十萬又有張廸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
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中酒
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
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孔方孕而誕子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一

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一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七 乙巳一年

徽宗十一

宣和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赦兩河京西流民爲盜者仍給復一年 遼主延禧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

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
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遼主至應州
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宿等所獲遼遂亡 遼耶
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
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
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八部諭以興復事
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
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爲
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
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

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
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
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
大石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
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三月癸酉朔雨雹丙戌子楨
進封建安郡王 夏四月庚申勒蔡京致仕蔡條鍾
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
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
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偓于
黃州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

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
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
已以章授貫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戊辰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
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

卒安世字器之魏人舉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
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
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
諍或逢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
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殆盡安世歸

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竟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遭貶竄極遠惡地無不經歷堊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王侁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

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烏乎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爲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乎 五月丁亥詔諸路帥臣舉將校有才畧者監司舉守令有政績者歲各三人 六月辛丑詔宗室復稱姓 丙午封童貫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故封貫爲王 秋七月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

閣官稱王巨古僅有

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並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初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

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旣獲遼主即
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
沒喝爲左副元帥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
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徙懶爲六部路都統闍
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幹离不監闍
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一月丙戌郊
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
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庚寅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
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

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廷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旣

貫若駐重兵太原金兵未決
即南下

深恨本朝結納張穀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
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
朮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
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朮曰兵已興何告
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
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
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
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
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
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

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
帥臣何爲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
及臨事乃蓄縮畏懾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
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
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已
酉金幹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
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
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
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
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

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竒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

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
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
節已萌堯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
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
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
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熙浩以降幹離
不執靖及熙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
皆爲金有幹離不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
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府太常少卿傅察使
金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掙

傅察

能拒京日能拒虜

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辯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及倉卒狗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 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

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
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
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
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稅遂
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已未詔天下勤王初宇
文虛中爲童貫叅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
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
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
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對曰
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

御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行竒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未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

門下侍郎吳敏

衆勤王能立竒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
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
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
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
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
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
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
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
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

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
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
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
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
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
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
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
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
下可保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
具詞密禱其詞曰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

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
赤子爲念請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
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
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
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忘將來事
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
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
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
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什蔡攸因
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

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
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爲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爲龍
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
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
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
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
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
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壬戌大赦立
朱氏爲皇后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以耿南仲
僉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遣給事中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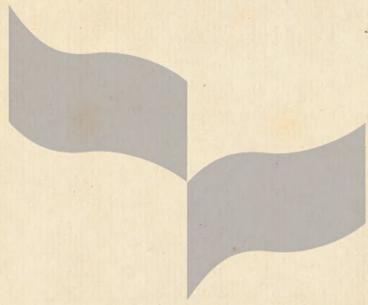
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离不欲還
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
將幹离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
浙募兵入衛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
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
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
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
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
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
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道君皇

帝起崔鷗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
即位授右正言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
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
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
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
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
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
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
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
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

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
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
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
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
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
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
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
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
異已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立于正京之術破壞天

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
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孿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
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
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字德符。雍丘人。徙居潁
州之陽。翟舉進士。歷相州教授。蔡京籍爲邪等。屏居
邾城十餘年。至是復起而卒。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
取去。篋無留者。是月。因金兵陸梁。詔革弊事。廢諸
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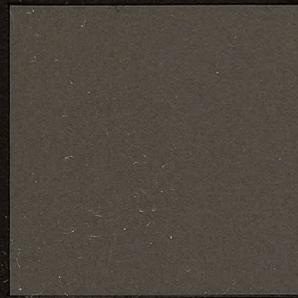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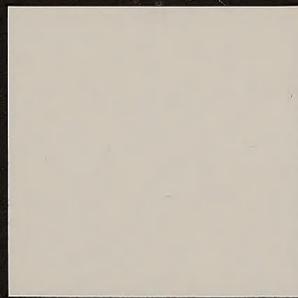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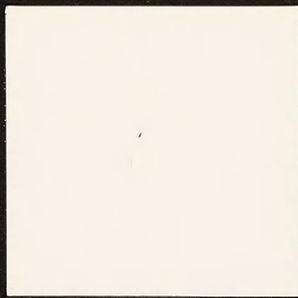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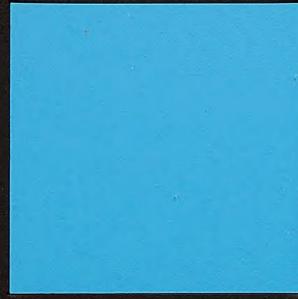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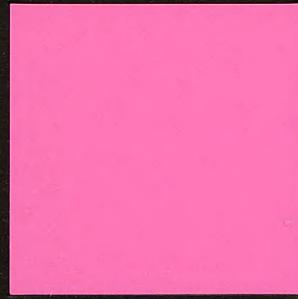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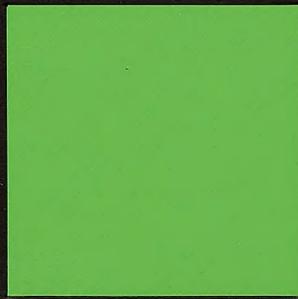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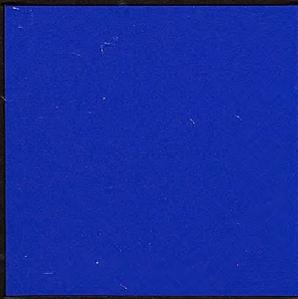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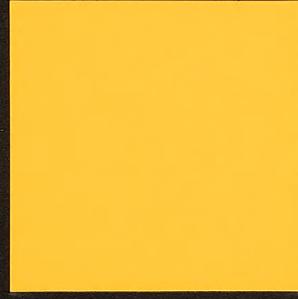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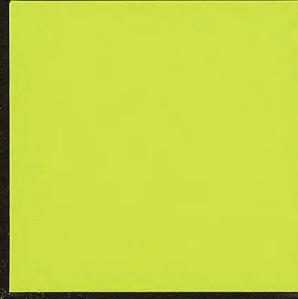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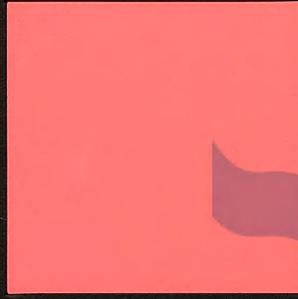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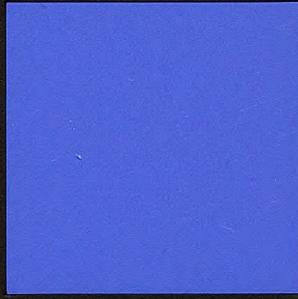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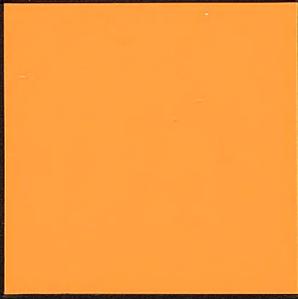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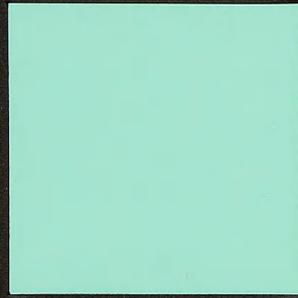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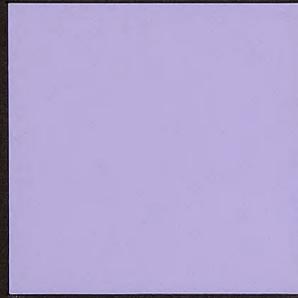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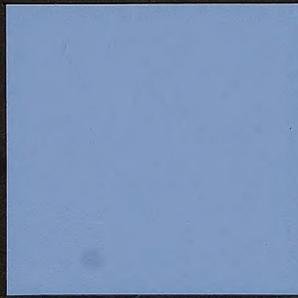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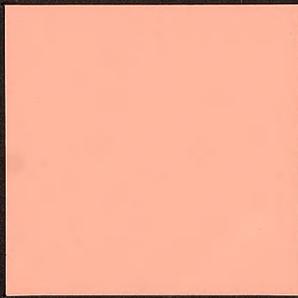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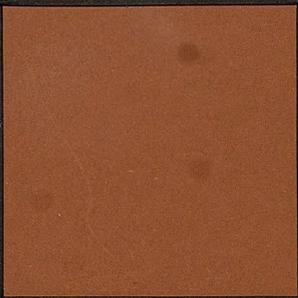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8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